

朱子年譜

附考異錄

一



朱子年譜

此據粵雅堂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朱子年譜序

自洙泗祖而羣言亂。有宋朱子集濂洛之大成。以上溯孔孟。於是道之晦者復明。如日再中矣。明中葉以降。異論復起。或踵宋僧宗杲故智。取朱子門人所記早歲未定之言。與己意近似者。易置先後。以愚誑後人。其說之是非。有目共見。摘瑕而攻者。亦不乏人。顧晚近學者。深造之力。既百不逮古人。又急人知而名。喜其說之便於放言高論。每明知其痴而嗜之。以致真僞之辨。垂五百餘年未定。甚有平日服習於朱子之道者。激於草廬吳氏調停之說。乃亦截取語錄所述早歲未定之言。附會於離問學而尊德性者。汲汲辯言。謂吾朱子何嘗不足於是。以爲庶幾可以競勝於非朱子之徒。而不知適爲惑世誣民者助之薪而張其焰。使存心致知力行朱子尊道之全功。由此益晦。是矛盾起於門牆。而朱紫之淆。將與爲終古。則識者所深憂也。白田先生讀朱子書數十年。於朱子之學。既講明而私淑之。其所得之精微。見於文集中。與友人辨論諸書。又以明李默古沖所定朱子年譜。多刪改原編。與晚年定論道一編暗合。陽爲表章。而陰移其宗旨。後之人不辨其僞而尊信之。其爲害滋甚。乃取朱子文集語類條析而精研之。更博求所述諸儒之緒論。師友之淵源。與夫同志諸子爭鳴各家之撰著。曲暢旁通。折衷於勉齋黃氏所作朱子行狀。以正年月之後先。旨歸之同異。訂爲年譜四卷。其間辨論之迹。考據所由。別爲考異四卷。又以朱子自序中和舊說。謂讀程子書。渙然冰釋。自乾道己丑之春。復取己丑以後論學切要之語。分年編次。爲附錄二卷。

然後朱子生平。自早歲從師講學。中間博訪友朋。歸而反復遺編。卒得大學中庸聖賢授受心法。晚與門弟子究悉精蘊。辯超悟之詣。功利之習之非。以垂一脈真傳。其爲學誨人。本末次第。瞭如指掌。俾有志於朱子之學者。如就山川道里圖考而數計歸程。不致臨歧望羊。爲異說所迷眩。其有裨於聖道良非淺鮮。豈特於朱子有功已哉。先生之爲是書也。未嘗輕以示人。歿後十年。先生子箴傳。乃出以授梓。而屬安國爲之序。國惟古人之書。蓋皆不得已而後作。其憂在百世。其成之也。必本諸闇然爲已。毋自欺之一心。故其序述聖賢。悉如其本旨。不敢以私意穿鑿。驅前言而就我。其有所論撰。又必體驗之後。得之真知。不敢據恍惚之見。妄托高深。奪學者之心志。而迷所向。往。下此則微特炫其詭異。盜名一時者。不足語於聖人之道。卽閉門獨造。窮極幽險。以冀後世之有述。顧立心之始。已不能豪釐無差。及其流失。豈獲免千里之謬。先生學朱子之學。自處閨門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處大節。舉無愧於典型。其成是書。固深懼朱子之學不明。卽孔孟之道不著。求年譜原本不可得。不得已筆削僞本。以反其朔。而窮年考訂。歿而後出。其斤斤致慎。又如此。末學淺薄。望先哲之門牆。而不知所從入。愧無以發明是書。啓斯人之信從。故原古人著述之成法。告天下學者。讀先生是書。庶幾知所別擇云爾。時乾隆壬申秋季中浣。高郵宗後學安國謹序。

朱子年譜原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訓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壤，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辯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敵。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昧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

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猶其盛歟！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鈐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余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余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後學臨邛魏了翁序。

附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境，以書告曰：文公年譜，謀鈐諸梓，邑賢令佐斯文朋友，願就徽猷，敢以序文爲請。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教也。況吾文公之年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註述本末，出處進退，居官蒞政，前後次第，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

聖道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譜行述。則有待於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不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爲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爲聖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師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今文公之學。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書。人誦其言。然經燹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霑溉。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尙斯文。以隆治化。咸可尙也。故不敢辭。以復命於掌祠云。是歲之九月三日。汪仲魯序。

朱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舊名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前彰乎後者。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並包而無遺。亦猶史家有世表年表。總謂之實錄也。或曰。堯舜始末。孔子紀於典。孔子始末。馬遷紀於世家。濂溪伊川始末。朱子紀於事狀。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作歟。銑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齋李氏之書。屢經餞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於時。文寢增於後。未有粹其全者。銑於朱子受罔極之恩。且爲鄉後輩。與有曠墜之責。不自揆。竊因其舊而修之。釐爲十有二卷。以致景行之私。非

敢妄作也。夫堯舜周程之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經之昭於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書之昭於萬世哉？書昭於萬世，卽道之昭於萬世。何賴乎此編也？抑朱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然，矧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僭而加訂之，使讀之者有以視夫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所據，以爲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爲助似當不小爾。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銑謹書。

世傳李果齋公晦，嘗著紫陽年譜三卷，魏了翁爲之序。今其序固在，但云果齋輯先生言行，卽不稱有年譜。及考朱氏今所存譜，蓋多出於洪武宣景間諸人之筆，與朱氏增益所成，斷非果齋之舊。其最謬者，先生歿後數十年間所得褒典，猶用編年之法。甚者尊朱詆陸，爲私家言，非述作體也。比侍御元山曾君佩按閩，至建陽，得其書讀之，頗疑冗脫，將重加刊正，而以其事謀於默，默惟尙友古人，必論其世。矧先生立言垂訓，在禮學者所宜立爲先師，乃其行年素履，桑梓後人，顧可諉之弗知，卽雖不文，誼何敢辭。竊聞之古昔聖賢，道術精純，要以踐形盡性爲至學也者，舉此者也。論性莫如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莫如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學，其爲道也。本除習氣，以還眞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爲進退，量盡而止耳。故爲果爲達爲藝爲孝爲簡爲魯爲愚，所至不同。其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博學弗能弗措，所博何物？蓋學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理空譚爲也。如此斯可謂之學也已。朱自周程以還，談道術者蓋多歧矣。先生崛起於時，早聞

父師之訓。既舍二氏黜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辨之間。以求聖賢不傳之緒。卒於遺編得之。折衷羣儒。直訴伊洛。故其析義最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遠異。此其途轍所從入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行。具皆篤守聖謨。至進退取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尤嶢然著明於世。惟其以疏遠犯人主。觸權路。見嫉羣邪。蒙讒僞學。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蓋有起千載斯人之慕者。豈獨傳註爲世所遵用哉。默也後先生數百年。翔泳高深。欲起九原質疑義而不可得。而於今譜所述。又素乏討論。輒以元山君之意。咨於先生裔孫河。河指摘譜中外誤者數事。與予意合。因屬之考訂。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載。默不自揆。稍爲刪潤。其猥冗左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十七。不以鄙誣累先哲也。譜成。復取勉齋行狀。並國史本傳爲附錄。以示傳信。其自宋褒典亦彙附於末。與是譜合爲五卷云。默猥本論次妄原道術問學之實。欲使後世尊先生者就而考之。然知不免於世譏。元山君學古人者也。甯無諒於余心乎。嘉靖壬子夏六月。旣望同邑後學李默謹撰。

徽國文公年譜。宋李果齋氏所著也。益以勉齋黃氏行狀。先祖生平履歷道學事功。始終大致盡矣。婺源戴氏因舊本釐正。附謚議詩文。而總曰實紀。重於徵也。考亭仍婺葉侯重修本。併附書院題記。總曰年譜。行狀重於建也。蓋子孫世守以爲家乘。凌不敏無聞。承先訓如恐墜之頃。病謝山居。嘉靖壬子仲春大巡。侍御元山翁曾老先生按閩之暇。凌以年末胥見於建溪行臺。比詢家世。閒出年譜求正。公披覽一盡。歎字蹟多漫滅。亟欲修訂。且慨舊本之未盡善也。遂敦請於大家宰古冲翁李老先生。重加參定。校閱纂輯。

之勤。歷三時焉。備載翁所序集矣。錄既成。侍御乃命付諸木。嘉惠四方學者。凌私心感激。其何可喻。復論凌撰序諸後。凌叨末裔。奚敢廁以文辭。顧義不容緘也。凌竊聞晦祖受業延平。推衍闡大尊信表章。實程氏之學也。河洛淵源。卽孔孟正脈也。夫子之道。萬世一日。獨吾祖之學。近稍廢而不講。固凌不肖者之罪。於今何幸。逢乎侍御公之鄉。多文獻。景行得師。超軼聞見。已神會孔門於千百世之上。而獨崇尚晦祖。惓惓思興起其學。冲翁桑梓在念。悉力訂讐。卽其用心。俱可想也。將使晦祖之學行。而後孔孟之道可明。孔孟之道明。而後聖王之治可復。茲或二公意也。要皆能以斯文鳴國家之盛者。凌故闡而揚之。大雅君子。冀原僭妄。惟以可告於宗云。嘉靖壬子仲冬。旣望十一世孫凌頓首謹撰。

古今著述之富。無有過於朱文公者。蓋朱子之學。集諸儒之大成。所著有小學近思錄。四書章句。集註。詩集傳。儀禮經傳通解。周易本義。啓蒙。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解義。楚辭集註。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諸書。而又有文集百餘卷。門人記錄問答之語百四十餘卷。今家有其書。學者無不誦法。可謂盛矣。然讀其書。而不考其生平師友淵源。出處進退之所經歷。與夫文章事業。艱危患難之所履蹈。將微言大義。湮鬱而不章。孟子所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則是年譜之作。惡可以已也。考朱子門人李果齋氏。嘗敘次朱子之言行。雖未以年譜稱。而大端歲月之終始。可與稽也。明世宗時。李古冲從而修之。以舊譜爲多出於洪宣景間諸人之所改竄。是豈果齋之譜不復見於世歟。當古冲同修年譜。諸公在嘉靖之朝。姚江之學方盛。其以果齋之譜爲多所改竄。非舊本者。不過如序中所稱。果齋嘗辨朱陸異同。從而疑其書之未

能盡善。而不知果齋親見朱子辨正象山。豈嘗有晚年定論之說。其亦據實而直書之。以俟夫後人之折衷定論。不可謂著書立說者之不當出於此也。然而古冲之所修。其亦有出於果齋之所未逮。如大修荒政。條奏諸州利病諸書法。與陳同甫來往。當在其大書之下。及毀秦檜祠事。皆絕有關係。不可以略者。家兄去蕪。嘗輯兩家之譜。而參以朱子從學延平。及與張敬夫氏中和三變之書。而合爲一編。附以黃氏行狀。宋史本傳。與歷代褒典。廟記諸文。以俟後之君子。其書舊刻於金陵。因不揣固陋。用序述而傳之。世有能讀朱子之全書者。得見茲譜。亦足以想見朱子之爲人爲學。而誦法步趨如親炙之焉。豈謂無所助益也哉。題曰重刻。仍其舊也。康熙三十九年。歲在庚辰秋八月。旣望。紫陽後學洪璟識。

例義

自昔輯朱子年譜。爲門人果齋李氏。其元本今不可得見。而行世者。明李古冲本。多竄易果齋之舊。近有洪去蕪本。收載較繁。增損未當。又新闕本尤疏略。先生大抵據李洪兩本。嚴審而慎採之。恐覽者無以悉其源流前後。迺取魏鶴山序果齋元本者冠於首。以存其自。而後來諸序以次附。庶開卷而瞭然於相沿之得失焉。

李洪兩本年譜。按之朱子文集語錄。多所不符。先生蓋憑文集語錄。以致正李洪兩本。故文集語錄收載爲詳。而文集刪取尤多。或不錄詞者。列其目於下。其義理大要。雖長篇必全載。

朱子行狀。爲門人勉齋黃氏作。最可徵信。宋史本傳。不無舛誤。先生攷正李洪兩本。悉以行狀爲主。而本傳有可採者。亦參附之。

延平答問。張南軒集。呂東萊集。朱子師友淵源所繫。多有足採者。若陸象山陳同甫集。亦供附證。他所引據甚繁。茲不悉舉。

李洪兩本年譜。先生分別注明。仍志年譜之舊。而所載文集語錄行狀本傳。暨凡引證羣書。總綴於各條下。統標之曰朱子年譜。

昔朱子作伊川年譜。自言某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

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先生正恪遵朱子作伊川年譜例。而規模不同。意義則一。覽者可知其所自來焉。

先生纂訂年譜。凡已所辯論。原綴各條末後。恐繁重難以行遠。因摘出別爲一書。曰年譜考異。略倣朱子作韓文考異例。

李本簡率。洪本較詳。而所增改皆不明其所出。後人無從攷證。先生深病之。故悉著其去取之所以然者。見考異中。昔朱子跋方本韓文言。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尙存他本別字。以待後之君子先生。正遵斯意。

先生友朋講論。凡有採取必明其所自。同邑朱止泉著聖學考略。先生改曰正學考。所論屢及之。又武進鄒琢其著年譜正訛。閒資裁擇。云鄒本者指此。而自著有朱子文集注。並周易本義。九圖論家禮考。亦附見考異中。朱子論學語。散見文集語錄甚夥。年譜有不能具載者。先生復取己丑後最切要語。彙一編。而亦按年以敘。附考異於其下。惜未盡脫橐。而先生歿。遺言云。雖未及成。然大概具矣。附錄年譜後。覽者其通前書合觀焉。

昔朱子題太極圖西銘解。後有言近見儒者多議此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竊謂後之詆訶朱子者。正類是。而爲朱子辯者。亦未能盡通朱子文義。先生潛心體驗。於朱子書實契淵微。嘗以爲文義既明。則遺訓昭如日月。不容後人多著語也。所附論學切要語。簡約分明。覽者當以是意求之。

陸學之非。朱子辨之已明。逮王陽明宗陸氏。而其說復熾。所撰晚年定論。祇欲彌縫異同。以肆其誣罔。李古冲爲陽明之學。率其私意刪改舊譜。卽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焉。先生有憂之。得洪本稍增多。並有閩本可參校。因訂成此書。祛異說之囊橐。辨燕郢之混淆。大啓關鍵。曲暢旁通。蓋亦倣開闢錄學部通辨大指。而發揮統緒。確有據依。宏深著顯。直遠出兩書之上。海內君子。必有先生知心焉。謬陳管窺。惟祈高明正之。

外孫孫全輟全敬書。

朱子年譜目錄

卷一

庚戌至甲午

卷二

乙未至辛丑

卷三

壬寅至己酉

卷四

庚戌至庚申

年譜考異四卷

年譜附錄論學切要語二卷

先君子纂訂朱子年譜。歷二十餘年。凡四易藁而後定。別爲考異附於後。又續輯論學切要語。並附焉。歲辛酉秋。書成。先君子棄世。不肖等謹藏篋中。今年春。孫氏甥全轍全敞。亟請付梓。竊惟先君子此書。非一人一家之言。事體重大。而廣其流傳。以質當世。誠子孫之責宜祇承者。兩甥惓惓行遠之

意甚可嘉。尙因出其書與共校寫。錢於板刻既竣。追溯先君子歿。相去十載。伏讀之下。不勝泫然。乾隆十六年辛未秋九月甲子朔。男箴傳謹識。

外大父編修公白田先生。篤守朱子之學。於文集語錄。別擇精嚴。晚年定著是書。蓋易簣前數日。猶加釐正。不忍釋手。昔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朱子大學章句。所謂生平精力盡在是書者。庶幾近之。全轍兄弟。少小嘗侍先生左右。竊聞教誨。略窺纂訂之意。輒不揣譾陋。強綴例義十有二條。列諸篇端。覽者可以知其大概云。外孫高郵孫全轍全敞謹識。

朱子年譜卷之一上

清 王懋竑纂訂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行狀〕先生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吏部公擢進士第入官尙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韋齋先生吏部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譜〕先生本歙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考吏部韋齋公松字喬年爲建州政和縣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貧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和縣護國寺側服除調南劍尤溪縣尉去官嘗僑寓建劍二州是歲館於尤溪之鄭氏而先生生焉洪本

紹興元年辛亥二歲

二年壬子三歲

三年癸丑四歲

〔行狀〕先生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齋指天示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年譜同

四年甲寅五歲始入小學